

风雅前童

□ 叶艳莉

浙江宁海是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开篇之地,是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柔石的故乡,也是国画大师潘天寿的桑梓,山川风光绮丽,文化积淀深厚。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,这里还有一个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古镇——前童,据说是江南明清民居的“原版”。于是寻了个空,便切切地前去拜访了。

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独特姿势。八卦水系结构了前童,一亮相,就已不凡。白溪水缘渠入村,挨户环流,形成八卦水系,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布局。如此,不但活水不断,生生不息,而且不分贫富贵贱,家家户户皆可享受到水的润泽与恩惠。幽幽流水,流出的不仅是水,更是明哲的智慧与仁厚的情感。而使不是水乡的前童胜似水乡的功臣,据说就是前童人的祖先童濠。古代的前童,水利条件极差,为了改变靠天定丰歉的局面,童濠倾其所有,义无反顾地率领乡亲引水,历尽艰辛,终于在白溪引水成功,灌入千沟百渠,包括古镇的八卦水系,皆源自这项工程。

流水之上,街巷与房屋之间,搭一块石板,便成了桥,既简单又轻巧。石桥相连,便如一串琴键,那冷冷的水谣,莫非就是它弹奏的?不经意间,从墙角转出两只鸭子,嬉戏追逐,旁若无人地浮水而去。远远地来了一个行人,突地停住脚步,探脚下水,自得地濯一濯足,然后带着水的清凉,悠然地去了。而浣衣的女子,一边让流水伸展着衣服,一边还忙里偷闲地与邻里谈笑。远去的田园日子,就如梦寐般回到眼前。

有水的地方,总有一种安静的力量。最灼热的阳光,在这儿都会收敛;最躁动的心灵,在这儿都会沉静。艳阳高照的正午,穿行在前童悠长的鹅卵石小径,有一种平和的喜悦,流水般漫过了我的四肢八脉。

古镇前童始建于宋末,盛于明清,至今仍保留着大片的各式古宅。青砖黛瓦,雕梁镂椽,勾画出凝重而古朴的建筑风景线。走进古民居群,“五福临门”古宅煞是吸引眼球。高耸入云的马头墙,显然吸收了徽派建



童氏宗祠 图虫创意 供图

筑的特色。这墙左右对称,共分五级,跌宕起伏,俗称“五岳朝天”,不仅高峻险美,而且有防风挡风的作用。墙尖塑着冲天而起的跃鱼和飞龙,“鲤鱼跳龙门”的心愿,被含蓄地表达出来。墙面上塑着“群峰簪笏”“清流映带”等浮雕文字。一位当地的老者说:这屋前原来没有其他房子挡着,视野开阔,面对着的就是连绵的群山,如碧玉簪,如朝天笏,还有一条溪流如玉带般绕宅而过。墙上的题字,就是这景致的写照。

童氏宗祠就更有来头了。据说,这是明代大儒方孝孺设计的。祠堂建于明洪武十八年(1385年),占地1.2亩,自南向北依次为正门、戏台、天井、东西厢房及正厅,为一封闭合院。大厅有32根大柱,好比32颗棋子,隐含全局一盘棋之意。徜徉其间,满眼的匾额与碑记,令人有一瞬的晕眩。仅明清两代,就有200余名赢得功名的人,在这庄严的祠堂上,显示了他们的荣耀。

梨花谢了春红。繁华落尽后,这些古老的建筑显示出一种岁月洗出的从容,充满穿越沧桑的意味,让人怦然心动。

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曾说:“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,

原因就是,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。”“如果工艺是贫弱的,生活也将空虚。”在前童,多彩多姿的木工艺使人相信,这里的生活是丰盈而饱满的。施展木艺的地方很多,梁枋、斗拱、雀替、门窗,甚至匾托等,皆是民间匠师的用武之地。梁做成俏丽的弯月,斗拱做成盛开的莲花,雀替回旋成纹……雕工细腻精致。

门窗装饰尤其精美。工细的格扇和槛窗上,透雕、浮雕、套雕着各式图案,或花卉,或鸟兽,或山水,或人物,或几何,不一而足,甚至还雕刻出诸如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”的训诫格言。格扇的格心常巧妙地做出圆形、扇形、八角等,雕镂不同纹饰,与底纹形成对照,主次分明,富于变化。有的槛窗外还另加了一段护栏,两端栏柱头蹲着可爱的小狮子。护栏又分上下两层。上层透空,间镶透雕结子。下层中间则镶一块开光透雕栏板,两侧立竹节状小柱,栏板下还雕了一层牙花。

艺术品般的石花窗亦让人心醉。一方方灰红色的石窗,镶在大幅的青砖墙上,像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花,分外出挑,分外妩媚。每一个窗子,都是一个画面。画面设计巧妙,可以分层,可以开光,极讲究艺术

的对比与组合。高低、大小、虚实、曲直、疏密、对称、呼应、均衡、调和,被石雕艺人运用得炉火纯青。比如“双龙戏珠图”,画面分上下两层。上层用曲折有致的线条构成几何纹样,下层用流畅飘逸的线条表现双龙戏珠。双龙构图详略得当,顾盼呼应,富于动感。龙头用洋笔实笔,圆睁的双目、张开的大嘴、飘拂的毛发、下垂的龙须,刻画细腻,栩栩如生。龙身则用简笔虚笔,不加修饰,只用有力的线条表现飞舞之姿。一颗火焰龙珠飘浮在两龙之间,十数朵祥云在四周穿插缭绕。

每一个窗子,也是一个象征。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艺术追求象征主义表达的特色,在石窗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。蝙蝠象征福,鹿象征禄,花瓶象征平安,钱币象征富裕,万字符象征万事如意……或者干脆就把一个个龙飞凤舞的“福”字“禄”字刻出来,又爽快又利落。

前童一日,是安祥的一日。路上游人稀少,波澜不惊的前童格外柔和,格外实在。我是过客,却仿如归人。在一种没有边界的状态中,我领略着前童朴素的民间性格与潜藏在建筑背后的人文情怀,有着由衷的松弛与喜悦。

量奇石堆叠成连绵的小山峰,形似庐山五老峰,故名。此馆建筑华丽、精美,梁柱均为楠木,故又名楠木厅。其布局讲究,家具严格控制陈设,以圆桌为分界线,由近及远,按照长幼尊卑,一一对应。一面大理石座屏立于墙边,定睛观看,屏上群山环抱,瀑布飞溅,流水潺潺。奇妙的是上方有一块白色圆斑,宛如一轮明月高悬,云雾缭绕,似有清风徐来。

二层小楼“还读我书斋”,格调高雅。陶渊明有诗云:“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。”现在看来,留园的亭名也好,楼名也罢,无不取自古人诗句,处处散发文气。园主人无论身处高官要职,或是商家巨贾,总不忘读书。“春雨宜读书”,雨声抑扬有致,我仿佛听到园中子弟朗读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,在幼小的心灵中播撒下诗书的种子,随润万物的春雨萌动生长,受益终身。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”,风雨声伴着琅琅书声,书声中裹满了梦想和奋发。这缕缕书香飘荡在留园上空、古城上空,穿越数百年光阴,至今仍那么浓郁。

雨将假山奇石润得湿漉漉的,更显俊秀崎岖。作为镇园之宝的太湖石“冠云峰”,相传为北宋末年朱勔在洞庭西山采集的花石纲遗物,如今已漫上墨色,泛出莹莹之光。石高6米多,凌空直立,孤峙无倚,一副清瘦模样。石面凹凸有致,重叠交错,多孔玲珑,脉络连贯,通透空灵。

小憩于“佳晴喜雨快雪之事”下,这亭名涵盖了四时景象。晴也好雨也好,一年四季都好,因为留园的美,是一种隽永、安祥的美,是一种胜景与人文相得益彰的美。人说留园“咫尺之内再造乾坤”,“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,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趣”,在我眼里,留园还有着姑苏人别样的情调和生活雅逸。

触摸丽江

□ 肖功勋

城市是本打开的书。一座城市,总以一种特有的语言,向我们展现和表述着它独有的特征。我也习惯用瞬间印象去阅读一座城市的人文景观,于是,怀着一颗敬仰的心,走进了丽江,试图去触摸她跳动的脉搏。

丽江古城是一座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小城,两个巨大的水轮算是城池的起点标志。玉龙雪山上奔驰而下的清泉,在水轮下汨汨流淌,将一大一小两个水轮冲撞得如日月一样不停转动,似乎在向人们昭示,水是古城的动力,是古城的血液和灵魂,没有水,古城就失去了活力,缺少了生命的灵气。

是的,丽江是水筑的古城。“城依水存,水随城至”。从城头发出的水,明淌暗流都潜入城池,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。聪明的纳西人沿水造屋,逢河架桥,水边铺起石板路,沿路摆开店市。河边走路旁边植柳树,柳丝轻摆,遮屋拂水,把水与屋牵到一起。水傍街,街依水,家家流泉,户户垂柳,形成了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的建筑架构,故有“高原姑苏”的美称。穿流于古朴轻盈的木屋之间的水,无拘无束,活蹦乱跳,轻歌曼舞。清澈见底的活水把条条水草梳洗得如秀发般蓬蓬松松,清清爽爽,成为水中的一道风景。临桥上桥,与流水对视,心头犹如清泉流淌,古乐吟唱,久久不想离去。

古城的水是流动的,然它似乎是有形的。四方街是古城街巷的心脏,它成矩形,并不四方,却通向八方。四大主街和两条侧街从它的四角和腰部辐射开去。每条主街又分出诸多小街窄巷,形成逐层外扩的格局。顺着这个格局,散布全城的河、渠、井、塘的水,也就有长,有圆,有方。四方街地势稍高,从这里放闸流出的水,漫过卵石,像涨潮一样,卷走污尘杂物,使玉石条铺就的古城街巷光滑洁净,光亮如初。人们可以从那凹凸斑驳的石板上,读出这条滇藏茶马古道 的历史沧桑,读出古城的文明习俗。

辛夷花开

□ 王太生

辛夷花是一种很耐看的花。因其花蕾尖如毛笔头,又称“木笔”。早春花绽枝头,初苞长半寸许,及至花开似莲,小如盏,紫苞红焰,吐莲兰花香,木有余清。

想去辛夷坞看花,是受唐代诗人王维影响。他在《辛夷坞》一诗中写道: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”空寂的山中,溪边一蓬茅小屋,花树人影,主人不知去了哪儿?其花灼灼,兀自开落。

王维的别墅在辋川山舍,辛夷坞是他闲暇时和友人裴迪吟诗唱和、散步休闲的地方。辛夷坞里辛夷花,或许是房前屋后三两株,或许是村庄旁边三两行,或许是坡地、山梁,高低错落的一大片。反正那个叫辛夷坞的地方,应该站着许多花朵如酒盏的辛夷树,春风初拂,花枝乱颤。

辛夷坞地处陕西蓝田终南山下,一片四周高、中间低的谷地,长着一大片辛夷树。寂静的山谷里,去的人少,美轮美奂的辛夷花无人欣赏。

辛夷坞不同于江南的桃花坞。那里人烟繁华,花朵灿烂,而这里只有寂静的空谷,等有心人专门拜访。二者又有着某些相似,一个缀满桃花,一个绽放辛夷花;一个结桃子,一个花谢变成一味草药。

辛夷坞也不同于杭州的梅家坞,那里一垄春茶接一垄春茶,明前连谷雨,一川碧碧茶树,草木生烟,四周青山环绕,茶山叠嶂。

坞,这个词让人觉得有静气。一

有水必有桥。桥是丽江古城的腰脊,连接着四通八达的小巷。廊桥、木板桥、石板桥、石拱桥,样式不一,而大石桥在300多座石桥中脱颖而出,成为众桥之首。那桥下玉龙雪山的倒影,清晰可鉴,便有“映雪桥”之别称。双石桥是城内桥之鼻祖,担负起四条主要街道汇聚与分支的重要任务,那几百年不弯的脊梁,驮起古城昨天的喧嚣与今天的文明。旁边的水车,被风雨剥蚀的斑驳面孔,如同一双含情脉脉的眸子,注视并记录着古城的故事。历经多少年沧桑岁月,她仍在忠贞不渝地守护着双石桥,不知疲倦地转动着。那扬起的水声,似歌,似乐,似天籁之音,余韵袅袅。那小桥流水的世外桃源,仿佛绝代名姝,洗尽铅华,那般风情,令人难以抵挡。

古城瓦屋,鳞次栉比,错落有致,充分体现出纳西文化的特色。亲近小屋,凝视那瓦,仿佛走进了历史的迷宫。只有细细品味与构思,方可想象出昨日的风华。那早已飘摇的各式镂花古窗,仿佛一双深邃的眼睛,向人们诉说着这屋内屋外曾经的喜怒哀乐,曾经的时尚与年轻。推开门的吱呀声,仿佛苍凉的记忆从沉睡中醒来,慵懒地打了个哈欠。迈进去,如同穿越了时空隧道,那一脚踏空的晕眩,悄然若失,不知今夕何年。

穿过窄窄的小弄,顺木制台阶拾级而上,一望无际的脊形屋瓦中木府巍巍,气势恢宏,难怪徐霞客言其“宫室之丽,拟于王者”。民宅建筑均为“走马转角楼”式,外拙内秀,玲珑精巧,不愧为“民居博物馆”。还有那院落,皆是“三坊一照壁,四合五天井”的形式,加之南国翠竹及四时花木点缀其间,形成人与自然的美好和谐。屋檐上不会飘摇的茸茸鲜蕨,依椽而附,那是一位有生命的老者,是百看不厌的花笺,是朝代更替的印记,仿佛越是苍老,越发厚重,越显生机。而屋顶的片片灰瓦,接受着几百年的日月精华,镌刻着风描雨绘的流年。

触摸丽江的脉搏,她在温湿地跳动着。

片静静的山谷,总得长些什么。它有一种小气候,四周群山遮拦,其间水汽湿润,可耕读,可隐居,可怡情,山间美景都藏在坞里,人在坞里居住。

唐人周昉《簪花仕女图》,铺排仕女,白鹤、狗等,画面以大朵辛夷花点缀,寓意美人与花。

辛夷和玉兰多有不同。清人吴其濬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做了比较:“辛夷即木笔花,玉兰即迎春。余观木笔,迎春,自是两种;木笔色紫,迎春色白;木笔丛生,二月方开,迎春树高,立春已开。”

白居易也写过灵隐寺的辛夷花:“紫花含尖火焰,红胭脂染小莲花。芳情香思知多少,恼得山僧悔出家。”看着红尘中的花蕊,素洁纯净,连寺庙里出家的和尚都后悔了,还是凡尘好。

就像古人解甲归田,隐逸民间。“木笔”是名,“辛夷”是字,它还有了一个现代“艺名”:紫玉兰。在时间的枝头流转千年,木笔的种子,从诗经青卷,跌落到今世凡尘,经过多少飞鸟的接力?不为人知的旧名,是因为脱离了原先的氛围,缺少了彼时、彼景、彼人的意蕴烘托吗?

一场花事,看它的神韵,要到最能展示它的地方。想当年皮日休在扬州看辛夷花,在诗中说,“一枝拂地成瑶圃,数树参庭是蕊宫。”江淮之间,辛夷树站在院子里,没有山涧、坡梁、天幕的衬托,总少了点泼泼大气的。所以每年春天辛夷花开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辛夷坞,那个四边高、中间低、长满辛夷树的地方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□ 唐红生

春天款款而来,正是出游好时节。旅行多半想遇到好天气,可我是在蒙蒙细雨中逛姑苏城的,反而觉得是件幸事。你看,雨轻盈地斜织着,如轻纱,如细丝,斑驳的白墙灰瓦、凌空 的飞檐翘角、幽静的青石小巷,一切朦胧起来。于是,有了烟雨江南的画意,有了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诗意,有了浓浓的游兴。

雨渐渐沥沥,似在告诉我留园的过往。留园始建于明代,起初为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的私园,名东园。徐泰时去世后,东园渐渐荒废。清乾隆年间,园为书画家、藏书家刘恕府宅,建



留园之春 本报记者 陈晨 摄